

中國書
鳳樓書
不切冬

馮其庸
評批

紅樓夢
重校評批紅樓夢
下

青島出版社



曹雪芹 著 無名氏 續

馮其庸重校評批 增評增圖 庚寅重訂

紅樓夢重校評批紅樓夢（下）

寬



青島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瓜飯樓重校評批《紅樓夢》：全3冊 / 馮其庸評批，

—青島：青島出版社，2012.12

ISBN 978-7-5436-8991-6

I. ①瓜… II. ①馮… III. ①《紅樓夢》研究

IV. ①I207.411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2)第294757號

責任編輯 劉詠 楊慧

責任校對 高海英

封面設計 馮其庸 高海英

插圖 譚鳳嬛

書名 瓜飯樓重校評批《紅樓夢》

評批 馮其庸

出版發行 青島出版社

社址 青島市海爾路182號(266061)

本社網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郵購電話 13335059110 (0532)85814750(兼傳真) (0532)68068026

出版日期 二〇一三年七月第一版 二〇一五年四月第二次印刷

印刷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

開本 16開(720mm×1020mm)

印張 133.5

插頁 82

書號 ISBN 978-7-5436-8991-6

定價 580.00元(全三冊)

編校質量、盜版監督服務電話 4006532017 (0532)68068670

青島版圖書售後如發現質量問題，請寄回青島出版社出版印務部調換。

電話 (0532)68068629

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婉孌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詠

一個表面上端莊正經的王夫人，卻能隨口給人胡編罪名，說晴雯是癆病，無異置晴雯於死地，說芳官等是「口裏沒輕沒重混說」的罪名，作為逐出大觀園的理由。賈母倒說晴雯好。賈母喜歡漂亮的，王夫人喜歡笨拙粗陋的。賈母於生活很講究美，頭腦也比王夫人靈清。此兩人之區

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省晨，見賈母喜歡，便趁便回道：『寶玉屋裏有個晴雯，那個丫頭也大了，而且一年之間，病不離身。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，也懶。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，叫大夫瞧，說是女兒癆。』癆病，則其用心之險可知。因癆病是傳染病，得此病者，決不能留也。所以我就趕着叫他下去了。若養好了，也不用叫他進來，就賞

他家配人去也罷了。再，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子，我也作主放出去了。一則他們都會戲，口裏沒輕沒重，都會混說，叫這些女孩兒們聽了，如何使得？又另加一種罪名。二則他們既唱了會子戲，白放了他們，也是應該的。況丫頭們也太多，若說不够使，再挑上幾個來，也是一樣。』

賈母聽了，點頭道：『這倒是正理，我也正想着如此呢，但晴雯那丫頭，我看他甚好，怎麼就這樣起來。我的意思，這些丫頭的模樣爽利言談針線都不及他，將來只他還可以給寶玉使喚得。誰知變了。』

別也。若晴雯事由賈母處理，或不致無辜受冤乎。
王夫人竟然欺騙賈母。

着力保舉襲人。

自認是老實的王夫人，也會當面欺騙賈母，故王夫人之老實亦只是其表也。一到關鍵時刻，則原形畢露矣。

王夫人笑道：『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。只怕他命裏沒造化，所以得了這個病。俗語又說，「女大十八變」。況且有了本事的人，未免就有些調歪。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曾經驗過的。三年前，我也就留心這件事。先只取中了他，我便留心。冷眼看上去，他色色雖比人強，只是不大鄭重。若說鄭重、知大禮，莫若襲人第一。雖說賢妻美妾，然也要性情和順、舉止鄭重的更好些。就是襲人，模樣雖比晴雯略次一等，然放在房裏，也算得一二等的了。況且行事大方，心地老實，襲人的老實，實與王夫人一樣。這幾年來，從未逢迎着寶玉淘氣。凡寶玉十分胡鬧的事，他只有死勸的。因此品擇了二年，一點不錯了，我就悄悄的把他丫頭的月分錢止住，我的月分銀子裏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。不過使他自己知道，越發小心效好之意。且不明說者，一則寶玉年紀尚小，老爺知道了，又恐說耽誤了書；二則寶玉再自爲已是跟前的人，其實早已是跟前人了。不敢勸他、說他，反倒縱性起來。所以直到今日，纔回明老太太。』

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『原來這樣，如此更好了。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，我只說他是沒嘴的葫蘆。既是你深知，豈有大錯誤的。而且你這不明說與寶玉的主意更好。且大家別提這事，只是心裏知道罷了。我深知寶玉將來也是個不聽妻妾勸的。我也解不過來，也從未見過這樣的孩子。別的淘氣都是應該的，只他這種和丫頭們好卻更叫人難懂。我爲此也耽心。每冷眼查看，他只和丫頭們鬧，必是人

賈母也留心觀察，見寶玉與丫頭們好，並無男女之事。

大心大，知道男女的事了，所以愛親近他們。既細細查試，究竟不是爲此，豈不奇怪？想必他原是個丫頭，錯投了胎不成。」說着，大家笑了。

王夫人又回今日賈政如何誇獎，又如何帶他們逛去。賈母聽了，更加喜悅。

一時，只見迎春妝扮了，前來告辭過去。鳳姐也來省晨，伺候過早飯，又說笑了一回。賈母歇晌後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，問他丸藥可曾配來。鳳姐兒道：『還不

曾呢，如今還是吃湯藥。太太只管放心，我已大好了。』

脂批：「總是勉強。」

王夫人見他精神復

初，也就信了。

脂批：「只用此一句，便又（入）後文。」

因告訴攆逐晴雯等事，又說：『怎麼寶丫頭私自回家

睡了，你們都不知道？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，誰知蘭小子這一個新進來的奶子，

也十分的妖喬，我也不喜歡他。我也說與你嫂子了，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。況且蘭

小子也大了，用不着奶子了。我因問你大嫂子：『寶丫頭出去難道你也不知道不

成？』他說是告訴了他的，不過住兩三日，等你姨媽好了就進來。姨媽究竟沒甚

大病，不過還是咳嗽腰疼，年年是如此的。他這去必有原故，敢是有人得罪了他

不成？那孩子心重，親戚們住一場，別得罪了人，反不好了。』

鳳姐笑道：『可好好的誰得罪着他？況且他天天在園裏，左不過是他們姊妹

那一群人。』

王夫人道：

『別是寶玉有嘴無心，

反而推到寶玉身上來了。

傻子似的從沒個忌諱，高興了信嘴

都要抄家了，親戚還能住嗎？王夫人是真不懂還是假不懂。

倒是鳳姐說了實話。

胡說也是有的。』鳳姐笑道：『這可是太太過於操心了。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、說正經話去，卻像個傻子；若只叫進來，在這些姊妹跟前，以至於大小的丫頭們跟前，他最有盡讓，還恐怕得罪了人，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。我想薛妹妹出去，想必爲着前時搜檢衆丫頭的東西的原故。他自然爲信不及園裏的人纔搜檢，他又是親戚，現也有丫頭、老婆在內，我們又不好去搜檢了，恐我們疑他，所以多了這個心，自己迴避了。也是應該避嫌疑的。』

寶釵真會說話，反順水推舟，明白告辭。

王夫人聽了這話不錯，自己遂低頭想了一想，便命人請了寶釵來，分晰前日的事，以解他疑心，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。寶釵陪笑道：『我原要早出去的，只是姨娘有許多的大事，所以不便來說。可巧前日媽又不好了，家裏兩個靠得的女人也病着，我所以趁便出去了。姨娘今日既知道了，我正好明講出情理來，就從今日辭了，好搬東西的。』

王夫人、鳳姐都笑道：『你太固執了。正經再搬進來的爲是，休爲沒要緊的事反疏遠了親戚。』寶釵笑道：『你這話說的我太不解了，並沒爲什麼事我出去，我爲的是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，而且夜間晚上沒有得靠的人，通共只我一個。二則如今我哥哥眼看要娶嫂子，多少針線活計，並家裏一切動用的器皿，尚有未齊備的，我也須得幫着媽去料理料理。姨媽和鳳姐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，不是我撒

謊。三則自我在園裏，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着，原是爲我走的，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圖省路，也從那裏走，又沒人盤查，設若從那裏生出一件事來，豈不兩礙臉面。而且我進園裏來睡，原不是什麼大事，因前幾年年紀皆小，且家裏沒事，有在外頭的，不如進來姊妹相共，或作針線，或頑笑，皆比在外頭悶坐着好。如今彼此都大了，彼此皆有事。況姨娘這邊歷年皆遇不遂心的事故，那園子也太大，一時照顧不到，皆有關係，惟有少幾個人，就可以少操些心。所以今日不但我執意辭去，此外還要勸姨娘，如今該減些的就減些，也不爲失了大家的體統。據我看，園裏這一向的費用，也竟可以免的，說不得當日的話。姨娘深知我們家的，難道我們當日也是這樣冷落不成？」

鳳姐聽了這篇話，便向王夫人笑道：『這話依我說竟是，不必強他了。』王夫人點頭道：『我也無可回答，只好隨你便罷了。』

說話之間，只見寶玉等已回來，因說他父親還未散，『恐天黑了，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。』王夫人忙問：『今日可有丟了醜？』寶玉笑道：『不但不丟醜，倒拐了許多東西來。』接着，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內接了東西來。

王夫人一看時，只見扇子三把，扇墜三個，筆墨共六匣，香珠三串，玉絛環三個。寶玉說道：『這是梅翰林送的，那是楊侍郎送的，這是李員外送的，每人一

分。』說着，又向懷中取出一個旃檀香小護身佛來，說：『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。』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、作何詩詞等語畢，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拿着，同寶玉、蘭、環前來見過賈母。

賈母看了，喜歡不盡，不免又問些話。無奈寶玉一心記着晴雯，答應完了話時，便說騎馬顛了，骨頭疼。賈母便說：『快回房去換了衣服，疏散疏散就好了，不許睡倒。』寶玉聽了，便忙入園來。

故意用大紅褲子引出晴雯的話頭來。

當下麝月、秋紋已帶了兩個小丫頭來等候，見寶玉辭了賈母出來，秋紋便將筆墨拿起來，一同隨寶玉進園來。寶玉滿口裏說『好熱』，一壁走，一壁便摘冠解帶，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，麝月拿着，脂批：『看他用智之處。』只穿着一件松花綾子夾襖，襖內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。秋紋見這條紅褲是晴雯手內針線，因嘆道：『這條褲子以後收了罷，真是物在人去了。』麝月忙也笑道：『這是晴雯的針線。』又嘆道：『真真物在人亡了！』秋紋將麝月拉了一把，笑道：『這褲子配着松花色襖兒、石青靴子，越顯出這靛青的頭、雪白的臉來了。』

脫下外面的大衣服是要叫她們送回去。

寶玉在前，只裝聽不見，又走了兩步，便止步道：『我要走一走，這麼好？』麝月道：『大白日裏，還怕什麼？還怕丟了你不成！』因命兩個小丫頭跟着，『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。』寶玉道：『好姐姐，等一等我再走。』麝月

支開她們也。

晴雯之死，從小丫頭口中說出，「直着脖子叫了一夜」，其狀慘極！

此人真聰明。

道：『我們去了就來。兩個人手裏都有東西，倒像擺執事的，一個捧着文房四寶，一個捧着冠袍帶履，成個什麼樣子。』寶玉聽說，正中心懷，寶玉便讓他兩個去了。他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一石後，也不怎麼樣，只問他二人道：『自我去了，你襲人姐姐打發人瞧晴雯姐姐去了不曾？』這一個答道：『打發宋媽媽瞧去了。』寶玉道：『回來說了些什麼？』小丫頭道：『回來說，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，今日早起就閉了眼，住了口，世事不知，也出不得一聲兒，只有倒氣的分兒了。』寶玉忙道：『一夜叫的是誰？』小丫頭子說：『一夜叫的是娘。』寶玉拭淚道：『還叫誰？』小丫頭子道：『沒有聽見叫別人了。』寶玉道：『你糊塗，想必沒有聽真。』

旁邊那一個小丫頭最伶俐，聽寶玉如此說，便上來說：『真個他糊塗。』又向寶玉道：『不但我聽得真切，我還親自偷着看去的。』寶玉聽說，忙問：『你怎麼又親自看去？』小丫頭道：『我因想，晴雯姐姐素日與別人不同，待我們極好。如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，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，只親去瞧瞧，也不枉素日疼我們一場。就是人知道了，回了太太，打我們一頓，也是願受的。所以我拚着挨一頓打，偷着下去瞧了一瞧。不知是真是假，但能如此說，也差慰人意。誰知他平生爲人聰明，至死不變。他因想着那起俗人不可說話，所以只閉眼養神，見我去了，便睜開眼，拉我的手，問：「寶

這個丫頭真能編，
編得既巧且好。

王夫人、襲人等皆
欲死之，而作者竟欲
神之！

寶玉亦入真境矣，
惟其如此，寶玉之情
真意真也。

玉那去了？」我告訴他實情。他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不能見了。」我就說：「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，豈不兩完心願？」他就笑道：「你們不知道。我不是死，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，玉皇敕命我去司主。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到任司花，那寶玉須待未正三刻纔到家，只少得一刻的工夫，不能見面。世上凡該死之人，閻王勾取了過去，是差些小鬼來捉人魂。若要遲延一時半刻，不過燒些紙錢，澆些漿飯，那鬼只顧搶錢去了，該死的人就可多待些個工夫。」

脂批：「好，奇之至。又從來皆說『閻王註定三更死，誰人留至五更』之語，今忽借此小女兒一篇無稽之談，反成無人敢翻之案，且又寓意調侃，罵盡世態，豈非文章之至耶。寄語觀者至此不浮一大白者，已後不必看書也。」

我這如今是有天上的神仙來召請，豈可捱得時刻！」我聽了這話，竟不大信，及進來到房裏留神看時辰錶時，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噓了氣，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，說你來了。

編得神乎其神，活靈活現。

合。」

寶玉忙道：「你不識字看書，所以不知道。這原是有的，不但花有一個神，一樣花有一位神之外，還有總花神。但他不知是作總花神去了，還是單管一樣花的神？」這丫頭聽了，一時譎不出來。恰好這是八月時節，園中池上芙蓉正開。這丫頭便見景生情，忙答道：「我也曾問他是管什麼花的神，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。他說：『天機不可洩漏。你既這樣虔誠，我只告訴你，你只可告訴寶玉一人。除他之外若洩了天機，五雷就來轟頂的。』」他就告訴我說，他就是專管這芙蓉花

八月是芙蓉季節，
此木芙蓉也。

的。」

寶玉聽了這話，不但不爲怪，亦且去悲而生喜，乃指芙蓉笑道：『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司掌。我就料定他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做的。雖然超出苦海，從此不能相見，也免不得傷感思念。』因又想：『雖然臨終未見，如今且去靈前一拜，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常。』

想畢，忙至房中，又另穿戴了，只說去看黛玉，遂一人出園來，往前次之處來，意爲停柩在內。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嘸氣，便回了進去，希圖早些得幾兩發送例銀。王夫人聞知，便命賞了十兩燒埋銀子。又命：『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。女兒癆死的，斷不可留！』王夫人一刻不能相容。他哥嫂聽了這話，一面得銀，一面就僱了人來入殮，

擡往城外化人場上去了。剩的衣履簪環，約有三四百金之數，他兄嫂自收了爲後日之計。二人將門鎖上，一同送殯去未回。寶玉走來，撲了個空。脂批：『收拾晴雯，故爲紅顏一哭。然亦大令人不堪。』

上云王夫人怕女兒癆不祥，今則忽從寶玉心中（道）其苦。又（非）模擬（得）出，是已悵（其）詞，其母子至心中體貼眷愛之情，曲委已盡。（按此批下半尚未盡妥。）

寶玉自立了半天，別無法術，只得復回身進入園中。待回至房中，甚覺無味，因乃順路來找黛玉。偏黛玉不在房中，問其何往，丫鬟們回說：『往寶姑娘那裏去了。』

寶玉又至蘅蕪苑中，只見寂靜無人，房內搬的空空落落的，寫寶釵去後情景。不覺吃一大

抄檢以後，園中冷落衰敗之狀頓現。

一片淒涼，觸目驚心。

滿紙頹喪之氣。

驚。忽見幾個老婆子走來。寶玉忙問這是什麼原故。老婆子道：『寶姑娘出去了。這裏交我們看着，還沒有搬清楚。我們幫着送了些東西去，這也就完了。你老人家請出去罷，讓我們掃掃灰塵也好，從此你老人家省跑這一處的腿子了。』

寶玉聽了，怔了半天，因看着那院中的香藤異蔓，仍是翠翠青青，物是人非也。忽比昨日好似改作淒涼了一般，更又添了傷感。默默出來，又見門外的一條翠樾隸上，也半日無人來往，不似當日各處房中的丫鬟不約而來者絡繹不絕。又俯身看那隸下水，仍是溶溶脈脈的流將過去。心下因想，『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！』悲感一番，忽又想到去了司棋、入畫、芳官等五個；死了晴雯；今又去了寶釵等一處；迎春雖尚未去，然連日也不見回來，且接連有媒人來求親；大約園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。縱生煩惱，也無濟於事。不如還是找黛玉去相伴一日，與黛玉是相伴。回來還是和襲人廝混，與襲人是廝混。只這兩三個人，只怕『只怕』兩字，未定之詞，蓋『廝混』者未必混得下去也。還是同死同歸的。

想畢，仍往瀟湘館來。偏黛玉尚未回來。寶玉想亦當出去候送纔是，無奈不忍悲感，還是不去的好，遂又垂頭喪氣的回來。

正在不知所以之際，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說：『老爺回來了，找你呢，又得了好題目來了。』先提一筆好題目，是為題目而作詩也。快走，快走。『寶玉聽了，只得跟了出來。到王夫人房中，他父親已出去了。王夫人命人送寶玉至書房中。』

林四娘事，見清陳維崧《婦人集》，王士禛《池北偶談》、蒲松齡《聊齋志異》。事與此略異。唯言「妾故衡王宮嬪也，生長金陵，衡王昔以千金聘妾，入後宮，寵絕倫輩，不幸早死，殯于宮中，不數年，國破，遂北去，妾魂魄猶戀故墟。」（《池北偶談》）「妾衡府宮人也，遭難而死，十七年矣。」（《聊齋志異》）唯此數語，與衡王有關，餘皆嫵媚之詞，未及征戰。按《明史》，憲宗之子祐稱封衡王，就藩青州。此處恒王，當借此事而易以同音字。故其時代為明代而非清代，清代亦無恒王。

彼時賈政正與眾幕友們談論尋秋之勝，又說：『快散時忽然談及一事，最是千古佳談，「風流俊逸，忠義感慨」八字皆備，不過是清客相公，無聊文人作文字之嬌而已。倒是個好題目，大家要作一首輓詞。』眾幕賓聽了，都忙請教係何等妙事。

賈政乃道：『當日曾有一位王封曰恒王，出鎮青州。這恒王最喜女色，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，因選了許多美女，日習武事。以美女而習武，事，遊嬉而已。每公餘輒開宴，連日令眾美女

教以戰鬥攻伐之事。恒王武事，亦不過無聊消遣。其姬中有姓林行四者，姿色既冠，且武藝更精，皆

呼為林四娘。恒王最得意，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，又呼為「婉嬪將軍」。』眾清

客都稱：『妙極神奇。竟以「婉嬪」下加「將軍」二字，反更覺嫵媚風流，真絕

世奇文也。想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。』

賈政笑道：『這話自然是如此，但更有可奇可嘆之事。』眾清客都愕然驚問

道：『不知底下有何奇事？』

賈政道：『誰知次年便有黃巾、赤眉一千流賊餘黨，黃巾、赤眉，只是標舉而已，非認真說漢末事也。復又烏合

搶掠山左一帶。脂批：「妙，赤眉、黃巾兩時之事，今合而為一，蓋云不過是此等衆類，非特歷歷指名某赤某黃，若云不合兩用便缺矣。此書全是如此，為混人也。」恒王意為犬羊之惡，不

足大舉，因輕騎前剿。不意賊衆頗有詭譎智術，兩戰不勝，恒王遂為眾賊所戮。

如此好色之人，豈真能好武哉，兩戰即被戮，事所必然。於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，各各皆謂「王尚不勝，你我何為！」遂

林四娘是以身殉王。

將有獻城之舉。林四娘得聞凶報，遂集聚衆女將發令，說道：「你我皆向蒙王恩，戴天履地，不能報其萬一。今王既殞身於國，我意亦當殞身以報王。爾等有願隨者，即時同我前往；有不願者，亦早各散。」衆女將聽他這樣，都一齊說願意。於是林四娘帶領衆人連夜出城，直殺至賊營裏頭。衆賊不防，也被斬戮了幾員首賊。然後大家見是不過幾個女人，料不能濟事，遂回戈倒兵，奮力一陣，把林四娘等一個不曾留下，倒作成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。賈政之意是表彰林四娘忠義之志。後來報至中都，自天子以至百官，無不驚駭道奇。其後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滅，天兵一到，化爲烏有，不必深論。只就林四娘一節，只要詠林四娘。衆位聽了，可羨不可羨呢？

作婉孌詞的原由，因奉恩旨也。是補前朝之遺也，非本朝事也，切切記清。

衆幕友都嘆道：『實在可羨可奇，實是個妙題，原該大家輓一輓纔是。』說着，早有人取了筆硯，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幾個字，便成了一篇短序，遞與賈政看了。賈政道：『不過如此。他們那裏已有原序。昨日因又奉恩旨，着察核前代以來應加褒獎而遺落未經請奏各項人等，注意：「前代以來」四字，蓋敘前代之遺落而請當代恩獎也。無論僧尼、乞丐與女婦人等，有一事可嘉，即行匯送履歷至禮部備請恩獎。所以他這原序也送往禮部去了。大家聽見這新聞，所以都要作一首《婉孌詞》，以志其忠義。』志其忠義，最是要旨。衆人聽了，都又笑道：『這原該如此。只是更可羨者，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隆恩，實歷代所不及處，可謂「聖朝無闕事」，唐朝人預先就說了，竟應在本

寶玉思想不受拘
縛，古人中有杜撰，
有失誤，都是事實，
寶玉當時此想，實爲
石破天驚。然明清之
際的先進思想家多有
此論，此亦現實之反
映也。

朝。如今年代方不虛此一句。『這一個殘片，真能胡扯。』賈政點頭道：『正是。』

說話間，賈環叔姪亦到。賈政命他們看了題目。他兩個雖能詩，較腹中之虛實，雖也去寶玉不遠，但第一件，他兩個終是別路，若論舉業一道，似高過寶玉，可見他們是走的仕途經濟的道路。若論雜學，則遠不能及；第二件，他二人才思滯鈍，死讀書者，讀書死也。不及寶玉空

靈涓逸，每作詩亦如八股之法，一句話說到痛處，予曾見以八股之法作詩者，非惟彼時有也。未免拘板庸澀。

那寶玉雖不算是個讀書人，然虧他天性聰敏，且素喜好些雜書。他自爲古人中也有杜撰的，也有誤失之處，拘較不得許多；若只管怕前怕後起來，縱堆砌成一篇，也覺得甚無趣味。因心裏懷着這個念頭，每見一題，不拘難易，他便毫無費力之處，就如世上的流嘴滑舌之人，無風作有，信着伶口俐舌，長篇大論，胡扳亂扯，敷演出一篇話來。雖無稽考，卻都說得四座春風。雖有正言厲語之人，亦不得壓倒這一種風流去。

近日賈政年邁，名利大灰，然起初天性也是個詩酒放誕之人，不過假斯文而已。因在子姪輩中，少不得規以正路。近見寶玉雖不讀書，竟頗能解此，細評起來，也還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。就思及祖宗們，各各亦皆如此，作者之祖曹寅，確是詩人。雖有深精舉業的，也不曾發跡過一個，看來此亦賈門之數。況母親溺愛，遂也不強以舉業逼他了，所以近日是這等待他。又要環、蘭二人舉業之餘，怎得亦同寶玉纔好，所以每欲作詩，

必將三人一齊喚來對作。

脂批：「妙，世事皆不可無足厭，只有「讀書」二字是萬不可足厭的，父母之心可不甚哉。近只（之）父母只怕兒子不能名利，豈不可嘆乎。」

閑言少述。且說賈政又命他三人各吊一首，誰先成者賞，佳者額外加賞。賈環、賈蘭二人，近日當着多人皆作過幾首了，膽量愈壯，今看了題目，遂自去思索。一時，賈蘭先有了。賈環生恐落後，也就有了。二人皆已錄出，寶玉尚出神。

脂批：「妙，偏寫出鈍態來。」

賈政與眾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。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絕句，寫道是：

婉孌將軍林四娘。玉爲肌骨鐵爲腸。

捐軀自報恒王後，此日青州土亦香。

衆幕賓看了，便皆大贊：『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，可知家學淵源，真不誣矣。』賈政笑道：『稚子口角，也還難爲他。』又看賈環的，是首五言律，寫道是：

紅粉不知愁。將軍意未休。

掩啼離繡幕，抱恨出青州。

自謂酬王德，詎能復寇仇。

誰題忠義墓，千古獨風流。

腔。兩首均是應題官